

姐妹们

阿斯卡德·穆赫塔尔著

衷维昭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6155

820(2)
26AA

姐妹们



阿斯卡德·穆赫塔尔著

衷 维 昭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姐 妹 們

【苏】阿斯卡德·穆赫塔尔著
衷維昭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850×1168 1/32 12 1/2印張 1插頁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4)1.13元



作者像

CAC52/09

内 容 提 要

这是烏兹別克作家穆赫塔尔的一部描写妇女解放斗争的长篇小说。

苏联烏兹別克斯坦某古城中的耐曼查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紡織区。这儿的女織工們世世代代在封建厂主的剝削下做工，生活非常艰苦，加以长期受着宗教迷信观念的毒害，思想上还保存着浓厚的封建意識。苏維埃政权成立后，党领导女織工們成立了生产队，帮助她們摆脱了工厂主的束縛，开始为自己的幸福而工作。妇女們的这种进步行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視，于是形形色色的封建余孽、地方民族主义者、外国派遣的特务等等就使出一切惡毒手段，加以阻撓和破坏，甚至下手暗杀党的工作者和妇女积极分子。但是妇女們在党的支持下和匪徒們进行了頑强的斗争，终于打垮了全部反动势力，建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座现代化的紡織厂，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作者在書中塑造了两个女共产党员朱拉洪和安那洪的光輝形象。朱拉洪直接领导女織工的組織和教育工作，最后被敌人杀害。安那洪是一个年青寡妇，在党的教育下她从一个温情軟弱的旧式妇女变成一位刚强勇敢的战士，在改造女織工們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作者通过她的事迹，集中表现了烏兹別克妇女走向新生活的全部历程。

АСКАД МУХТАР

СЕСТРЫ

(根据 1958 年第 9 期“РОМАН ГАЗЕТА”

譯出，俄譯者为阿历克賽·班吉耶列夫)

統一書號：10009·391

定價一元一角三分

主要人物表

朱拉洪——女共產黨員，法官，婦女工作領導人。

安那洪——女織工，共產黨員，婦女生產隊隊長，市委婦女工作部負責人。

巴梭拉——安那洪的女兒，团支部書記。

杜松諾伊——安那洪的女兒。

叶非姆·丹尼洛維奇——黨的領導人，鐵路工廠委員會主席。

艾爾加什·蘇爾坦諾夫——黨員，復員軍人，紡織廠工程主任。

謝爾蓋·杜勃羅霍托夫·列沃維奇——工程師。

霍吉亞——女織工，艾爾加什的未婚妻。

安吉拉——女織工。

庫姆里——女織工。

納佐卡——女織工。

索非亞·鮑里索夫娜——丹尼洛維奇的爱人。

庫德拉圖拉——紡織廠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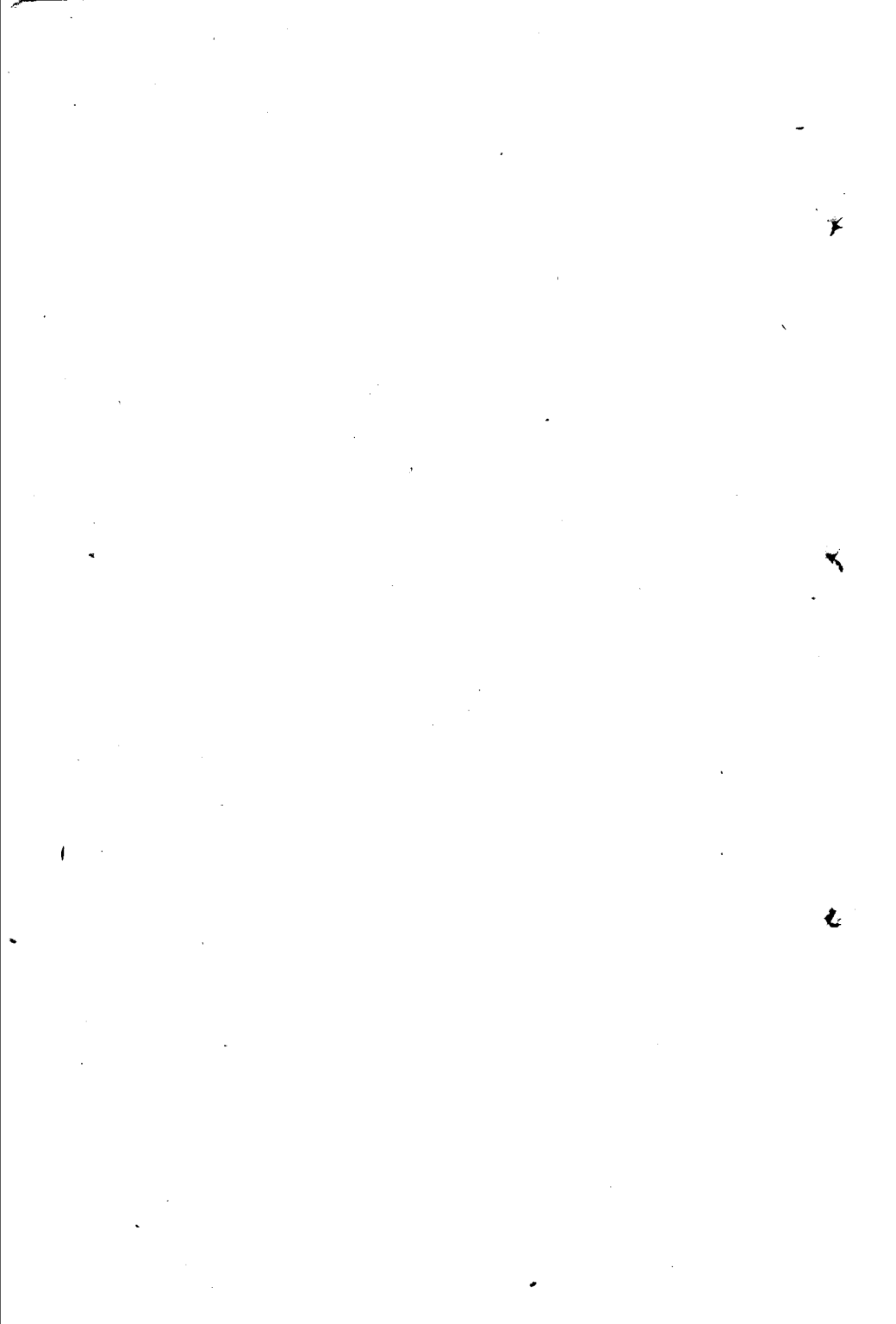
魯斯拉圖拉——庫德拉圖拉之子，匪徒。

瑪赫松·波查占諾夫——庫德拉圖拉的管事，匪徒。

穆罕默德·賽伊德——茶葉販子，外國派遣的特務。

瑪赫穆德·納伊米——婦女學校教師，匪徒。

阿勃杜瑪吉·霍扎——主祭司，匪徒。



第一章

从古以来，旧城里偏僻的耐曼查区，就是織工們住的地方。

紡織这門手艺是祖祖輩輩传下来的。女人紡紗，男人織瑪塔布^①。要是父亲死了沒給儿子留下一台織布机，人們就会議論他儿子說：“可怜的人，他将来要討飯的。”孩子們刚开始学說話，就晓得紗軸和梭子是什么玩艺。人們自小儿懂得了一条真理：有艺不孤身。

耐曼查有一些世代相传的技师，論起他們的輩行来，直到祖宗三代人們都記得，可是还没有一个技师掙到过一块够做腰带的料子。紡織这門手艺餓不死人，可也不能使你挖掉穷根儿。人們从小用树枝子抽打污秽的旧棉絮，活不到四十岁，就两肺穿孔死掉了。他們明明知道有什么下場在等着織工，但还是把自己辛苦的行道传给儿女。

夏天里，耐曼查的街上盖着厚厚一层土。屋頂、粘土院墙，以及由于缺水而发干的、孤零零地豎立着的树木，都蒙上一层死气沉沉的、灰溜溜的色調。人們拿出一块块的破棉絮来晒，用树枝子打起来一团团的土，在空中浮着，不往下掉，跟霧似的。尘土慢慢落在人們的脸和手上，沾在衣服上，鋪滿在院子里，而这些院子总是光光的，透过要倒不倒的院墙上的缺口，展现在过路

① 一种上浆很厚的棉布，主要用来縫长衫，現在已不生产。

人的眼前。

随你往哪儿看，周围全是这么灰溜溜、阴郁而穷相毕露。只有在淡蓝色的礼拜寺后面，可以看见一所幽静的庄子。那一片青绿，就象是缺水的沙漠中间的一座小小的土盖林^①。这儿住着織工区最后一位工厂主：庫德拉图拉-霍扎^②一家子。从前这样的人还要多些。他们真叫多呵，象蚂蝗似的，钉在耐曼查生气勃勃的躯体上。

到今天，老住戶們还記得那些尊嚴的錢幣兌換商、高利貸者和生意人的名字，他們把錢借給織工們生利，從織工們手里拿到商品。

自從耐曼查的舊主人們的政權垮了台，已經有七年了，區里的工人們這才開始活躍起來。人們精神振奮。他們第一次從新政權那兒聽說：紡織這門手藝是值得尊敬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干的才是卑鄙的勾當……

男織工們聯合起來成立了“紅色織工”生產隊。

但是庫德拉图拉並沒有一下子就給打垮。他從前是高利貸者，如今又成了一位涅夫蒙^③。他向塔什干舍罕陶爾斯克州的衣服商人賽德瓦卡沙買了一套設備，運到耐曼查他的商棧里來。男人們參加生產隊去了，女人們卻還留在家裡。於是女織工們，主要是已故手藝匠的寡婦們，就在庫德拉图拉的廠子里做起活來。

商棧座落在一個很適中的地方，緊靠着那條通向兩座磨坊的大路。好久以前，磨坊曾經辦得挺興旺。大路上，一些滿載着貨物的大車駛過去，掀起漫天塵土。車夫們騎在馬背上，可以從

① 中亚細亞河谷中生長的一種河灘林。

② “霍扎”(хольжа)，中近東一帶伊斯蘭教各國對人的一種尊稱，就是“先生”、“老哥”的意思。

③ 即“耐普曼”的訛音，指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個體經營的商人。

院牆上面把耐曼查里里外外全看在眼里。姑娘們坐在門口紡紗，或是拍打棉絮，有的小伙子为了引起她們的注意，会唱起歌儿来，把嗓子眼逼得高到不能再高。可是水沟干了，磨坊空了，連个名字也沒留下来，所以如今人們就用庫德拉图拉-涅夫蒙的厂子的名字来称呼它。

那又矮又长的建筑沿着街道伸展开来。芦葦盖的屋頂，抹着粘土，一直傾斜到院子里。正面的牆光光的，沒开窗戶，胡乱粉刷过一下。这一点白色，加上厂房本身的长度，使它在区里看起来特別刺眼。

院門永远大开着。門前是一个大水洼，一坑发臭的死水，还盖着一层綠霉。就是在炎热的六月天这水洼也沒有干过。从水里竖起来一截长滿青苔的木板的头儿，它是被柯坎德^①的大車高高的車輪从烂泥里給翻起来的(从前这儿有一道小桥)。水洼上头，一株老桑树的枝子伸得很开。树身向着大車經過的一面給人剝光得很厉害。結实的、枯枝一样的杈丫上挂着棉絮块。

院子里，很长的房檐下停着一輛大車，車上用楊树枝筐子装着的棉花還沒卸下来。拴在近旁的一匹枣紅馬噴着鼻子，在嗅一捆掺合着馬糞的青綠的三叶草。

要走过厂房，先得在一些順着院子挂在一根繩上的五顏六色的綫絡下弯下身子。黑漆漆的穿堂里开着两道門，一左一右。左边經常是尘埃飞揚，跟面粉似的雪白，右边不断有鬧声传出来。

通右边的門一打开，鬧声就更加震耳欲聾了。那边就是杜康洪——織布車間。

鋪磚的地面肮脏而帶土黃色。沒开窗戶，只有頂棚上有一

^① 烏茲别克費爾干斯克省的一个城市，区中心。

些小小的天窗，可也都是用油紙糊了起來的。九台織布機——頂棚上就有九個天窗。但是光綫勉強透過那層黃紙，只能照見織工們很快地排綫的兩手。

織布機之間窄窄的過道上，廠子裡唯一的一個男人在那裡踱來踱去。他一边走，一邊懶洋洋地用腳去踢掉在地上的斷梭子、舊的芦杆綫軸。有時候，他會在織布機跟前停住，伸出皮包骨的手指頭，摸一摸橫綫在經綫上的五色的、發出暗淡的光澤的緯綫。有時候，他又幫着女工把吊在細繩上的平衡錘提起來。

在這個沒胡子的傢伙面前，女工們都不披巴蘭札^①，露出臉來做活。沒人把他放在心上。大家稱他一聲技師，但背後都管他叫瘦鬼瑪赫松。他的臉象死人一般蒼白，——稍微有一點兒覺得冷就會發綠的，小眼睛象耗子眼一樣通紅；沒長眉毛，却有幾根火紅色的細毛豎在那兒。

據說，他從前是以給死人淨身為業的，而且把自己的行道干得夠個樣兒。他不喜欢他的職業的烏茲別克名稱“尤古契”，塔吉克的“木爾達舒伊”也不合他的意。他倒願意別人用阿拉伯語稱他一聲“加梭爾”，這個詞兒聽起來才夠氣派。當那綽號叫“屠夫”的威嚴的老人阿布拉扎巴去世的時候，瑪赫松在一位尊貴的掌教師的參加下，把老頭子的罪孽全都一人擔了起來，靠了這個上體天心的行動，他就打入了有勢力的老爺們的圈子。屠夫無償地傳給他的那筆家私（瑪赫松把他連同死者的罪過一起接過手來），使他有機會和庫德拉圖拉-霍扎接近，後來就當了他的管事。

瑪赫松很起勁地執行他的新使命，為的是——老天爺保佑

^① “巴蘭札”(паранджа)，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婦女上街穿的一種衣服。它把婦女從頭到腳遮起來，因為伊斯蘭教的教規要求儘可能把女人的臉和身子遮住。

吧——不讓东家受到損失，跟东家說話的時候，他总要預先把“P”这个音讀軟一点，怕听起来不悅耳。

“有什么吩咐呵，东家。”

近来，瘦鬼瑪赫松变沉默了。他很想跳着脚把女工們呼来喝去。他希望看到这些女人害怕，哪怕只从她們眼里看出一忽儿的恐怖也好。她們那种疲乏的、教人摸不透的冷冷的脸色簡直使他发疯。他可又不敢任性胡来。按照苏維埃的法律，女工們一天做八小时工，并且准时領到工錢。如今厂子里要个监工干嗎呢？

管事的权利和职务都变了。女工們嘲笑地看着他踏着鶴鶩一样的碎步，在厂子里拐进拐出，老是在安那洪的杌子跟前团团轉，变着法儿偷听大伙說話。

今天，他已經第二次走到安那洪的杌子跟前去了：时而用手指头碰一碰紮着新經綫的楔子，时而又摸一摸緯綫……但只要安那洪一拿眼睛看他，他就伸出两个指头来捏着鼻子，擤擤鼻涕，走开了。他莫非想用这一手来表明他高人一等么？好在他的鼻子总是有点儿不通气。

晌午时分，瘦鬼瑪赫松跑到另一个工作間看紡紗女工去了，梭子的軋軋声就漸漸靜下来。霍吉亚，頂年青又最受淘气的——一个女工，站起来說：

“姑娘們，咱們說說笑話儿吧……”厂子里不分老少都称姑娘的。“为什么瘦鬼跑得这么快？”

在霍吉亚旁边做活的是庫姆里，一个上了年紀的女人，高高的顴骨，大粒的牙齿，說起話来非常尖刻。

“他为什么不該跑呢？”庫姆里接口說。“他跑起来很容易。真的，姑娘們。听人家說，庫德拉图拉老板早把瘦鬼給騙过了。”

大伙儿笑开了。連沉默寡言的里茲沃恩大嬸也淡淡地笑了

笑。

“哟，該死的，你們就不怕短命！你們羞死他了，叫他滾到坟墓里去吧！”

里茲沃恩大嬸很难得笑一笑。他恨死了瘦鬼和他的东家：她一生中最辛酸、最屈辱的日子是和他們分不开的。看得出来，她永远忘不了庫德拉图拉当高利貸者的那个时期。瘦鬼瑪赫松跑来发放預借款。他对人多亲热呵！真能三言两語把窝儿里的蛇给哄出来。但一到礼拜五，他就来追收織好的瑪塔布。这一天管你死还是活呢，他反正得把东西收回去。

里茲沃恩大嬸故世的丈夫苏尔坦当时有八十岁了，但还在做活，被認為是一位非凡的技师。他織的阿拉查，一种条纹花的做长袍的料子，在耐曼查非常出名。庫德拉图拉是善于挑选技师的，就打发他的管事去找苏尔坦。瘦鬼瑪赫松来找这个織工的时候，象到了老爷家一样，挺有礼貌地敲了敲门。他不停地微笑着，一面就长談起来，說他的东家多喜欢、多看重手巧的人。瘦鬼能說会道，又那么热心。說話之間，他还暗示了哪儿可以便宜地买到四十号上等紗，不消說，老技师給說活了心。

一来二去的，織工苏尔坦就成了高利貸者的债务人。从前，耐曼查的許多人也都是这样上的当。

瘦鬼开始每个礼拜五跑来，并且总要带一捆条纹花的瑪塔布走，老人的债务却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增多。他的力气使尽了，在那里守着机子掙命呢。可是瘦鬼越来越冷酷，最后是变得象石头一样的僵硬。他每次来，連招呼也不打，只是嚷着：

“我要搬走你的織布机！卖掉你的房子！”

苏尔坦战战兢兢地等着礼拜五到来。

胸脯疼起来，咳嗽教人喘不过气，眼力越来越不好。老技工每天夜里在潮湿的小屋里，就着一点幽暗的烛光織着瑪塔布。

他連掄緊經綫，或是把做測錘的磚頭提起來的一點力氣都不夠。筋疲力盡的老人把胸脯伏在杌子上，那白髮蒼蒼的、沉甸甸的頭好久也抬不起來。

一天晚上，里茲沃恩給丈夫送一小桶芦杆綫軸去。他坐在一塊木板上，把臉埋在緯綫中間。里茲沃恩把他扶起來。他短促而嘶啞地喘着氣，象一匹累壞了的馬一樣。

“他爹，去躺一會兒吧，你的臉色可不好。”

“不成，明兒是禮拜五……”老人把哆嗦着的手指向車把伸過去。

“叫他滾進墳墓去吧！咱們沒什麼東西好拿的了。”

“杌子呢，老太婆，人家說過的，要把杌子搬走……”

丟掉杌子，就等於把要飯口袋往自己脖子上套。可是，連杌子帶住房現在都不夠還高利貸者的閻王帳了。老夫婦倆害怕地想起，他們還不清債就得死，那時，他們的獨生子艾爾加什就要在老爺手下做一輩子的牛馬。還是得做活。里茲沃恩把蠟燭放高一些，默默地退出屋去。

這一夜她怎麼也睡不着。她責備自己。但是，教她怎麼去幫助她可憐的、善良的丈夫呢？明兒一早說幾句親熱的話安慰他嗎？……把他的長袍補得好一些嗎？……

艾爾加什在某處的一個村子里給一個技工做學徒——學蓋粘土的院牆。兒子每禮拜回家一次，腰間的衣褶子里總帶着四枚銀幣，教老人們心裡高興。他今天又到哪儿去了？他為什麼不回來呢？

從院子里傳來一陣梭子來回排綫的低微的軋軋聲。老人在工作，在通夜不停地工作。他們的命運就是這樣。說不定艾爾加什也還在工作……里茲沃恩流着淚打了一會兒盹。

天亮的時候，她給一陣熟悉的气勢洶洶的喊聲驚醒了：

“我要卖你的房子，搬走紡織机！我不許你們对庫德拉图拉忘恩負义！他会叫你象猴儿一样跳舞，会把你的心揪了出来！”

里茲沃恩跑进院子去。

瘦鬼瑪赫松嚷嚷着，乱舞着两手，站在他們小小的工作間門口，老織工苏尔坦坐在那里，象夜来一样，把头埋在緯綫中間。从頂棚上的天窗里透进来一点亮光，但是在紡織机旁边，一个快要融化完了的蜡烛头还在要灭不灭地燃着。

里茲沃恩向丈夫奔过去。蜡烛灭了。老人蒼白的脸是平靜的。张开的眼睛漠然地凝視着織好了的瑪塔布。老織工为儿子把他能做到的一切都做了。

里茲沃恩大嬾脚下发軟。她跪倒下去。徒然地向冷淡的不公正的上帝呼救。

瘦鬼瑪赫松终于不言語了。这位管事慢慢从院子里退出去，伴送他的是一陣痛苦的、无法寬解的哀泣：

“呵，我多倒楣！呵，我的亲爹哟！”

晌午，艾尔加什回来了，他身量高大，筋肉结实，肉皮給太阳晒得发了黑，他沉默得出奇。里茲沃恩絕望地哀哭着丈夫，儿子却僵化了似的：他直到下葬沒說过一句話，沒流过一滴眼泪。

只是在新坟上的时候，艾尔加什才对母亲說：

“我忍不下去了，媽媽。”他的嘴唇象小孩儿一样哆嗦着。“我要去揍那些寄生虫……我发誓要他們补偿咱們的不幸！我凭着鮮血和父亲的名义发誓！”

里茲沃恩无可奈何地偎在他的胸前。

她当时不明白他打算到哪儿去，但是心里觉出了这次分离将是长期的，她将要孤零零地留下来——沒有丈夫，也沒有儿子。

織布間的大門旁边，在唯一的一台織緞子的机子跟前做活

的，是年輕漂亮的納佐卡。她一走動，辮子上挂的那些銀幣什么的就叮叮的一陣响，眉毛用烏斯瑪^①濃濃地抹過，柳葉兒似的在鼻梁上面連成一氣。在座位下面，她經常用一只破茶杯的底準備着烏斯瑪。

納佐卡是富裕的手工匠、外號叫作“闊少”的諾爾瑪的老婆。諾爾瑪是從納曼干把老婆娶回來的。他自家就有一台紡織機，但还是把老婆送到廠子里來。這樣根據廠主的請求打發她來，是為了巴結廠主，加強他們之間由來已久的良好的關係。在耐曼查，納佐卡是唯一的能織緞子的女技工。

快活的納佐卡很樂意和朋友們一起說笑，但常常弄得牛頭不對馬嘴。她不了解她們。她不了解：在她看來不過是淘氣的那一切，骨子裡藏着怎樣的痛苦。

“就象一把梭子，地道的梭子，”納佐卡說。“他老是在安那洪身邊團團轉。我心想，瘦鬼是不是動了心呢？”

笑聲停了。女人們擰起眉頭來。

“噯，他要是有心就好了，納佐卡姑娘！”里茲沃恩責備地說，一面咬着纏在梭子裡的綫頭，不時拿眼睛看一看安那洪：她是不是生氣了？

可是安那洪正忙着自己的事情，想着自己的心事。

她在一台擺在堂屋裡的很大的織布機上工作：織一種做襯衫用的印花布。那個時期，印花布被認為是很珍貴的品種。這樣寬的料子，只有用埃及棉花紡成的紗，並且在最大的機子上才能織出來。耐曼查只有安那洪會操作這種機子。但庫德拉圖拉老板之所以對女織工安那洪另眼看待，還不單是因為這個。從某個時候起，他有點兒怕起她來了。他看見安那洪在女織工中

^① 是一種植物，原名“畫眉彩”，它的莖和葉搗碎後成一種藍黑色的液汁，可作化妝用。